

有個喺深水埗賣遮嘅先生，叫威哥。佢做生意嘅手法，喺今時今日，完全係不可思議。

我唔知佢幾歲，應該都六十幾七十咁上下，一面白鬚，着住件短袖恤衫加西褲，聲如洪鐘，目光如炬。佢話祖上自香港割讓俾英國嗰陣已經開始遮呢行生意。唔係咩大企業，但係做咗兩百幾年都仲屹立不倒。港交所有秤把未？唔好意思，佢似乎滿足喺自己間小店嘅天地，而且淨係有興趣教人點樣開遮、收遮、摺遮，多過賣遮。有人拎把遮俾佢修理，佢一概照收；但因為得佢一個人做，依家囤積咗千幾把遮未整。佢強調話死之前都一定整唔晒添喎。

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店舖，充滿傳奇的色彩，我們決定去看看它們。我們步過那些寬闊的玻璃窗櫥，裏面有光線柔和協調的照明，以及季節使它們不斷變更的陳設。然後，我們轉入曲折的小巷，在陌生但感覺親切的樓房底下到處找尋。

偏僻的小街上，電車的鈴聲遠了。我們聽見殼拓殼拓的木頭車搖過。街道的角落，隨意堆放着層疊的空籬和廢棄的紙盒，牆邊靠着擔挑和繩，偶然有一輛人力車泊在行人道上打盹。在這些街道上，肩上搭着布條的苦力蹲着進食，穿圍裙的婦人在捲煙，果攤上撐着雨傘，一名和尚提着一束白菜走過。